



00479

中秘讀書稿自叙

隆慶辛未春三月

廷試進士四百有余人五月選庶

吉士三十人令甲及第三人與

庶吉士同業中秘嘉靖間羅峰

張公一時失題遂成故事至是

序

一

大學士中玄高公太岳張公請

復舊制

詔可于是張子蓋劉玉儔鄧汝德同

三十人入館讀書館師則南宇

高公豫所呂公鳳磐張公軋菴

馬公後溪丁公皆碩德名賢先

欽定四庫

書目

中秘讀書稿

後提誨。慚余謏劣。濫膺妙簡。與諸君子。翱翔禁苑。辰入酉歸。館有課閣。有試竊不自意。恒在前茅。與毗陵吳子道。高平劉直卿。名相頡頏。然時方離疏躋。未脫酸餽語。藏諸敝篋者。二十有八。

序

二

年間居無事。偶檢閱之。則蠹蝕鼠侵。存僅什五。誠知壽陵學步。國能所笑。何敢肆諸木末。顧思先帝作養之恩。與一時館閣諸老。甄陶之益。不可泯而無傳也。遂自忘其醜。漫付劖劂。敝篋千金人。

得無邪榆我也乎哉萬曆戊戌
孟夏碧山居士黃洪憲題于聞
籟軒。

序

三

中秘讀書稿目錄

擬辛未進士題名記

擬正士風疏

重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歷代名臣奏議序

擬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

郊廟祀典議

飛龍在天頌

有序

平嶺賊露布

本朝立國規模綱目何如

中秘讀書稿目錄

臣事君以忠論
望雨詩一首

孔子高子順子魚論

先王養育人才以濟天下之用論

反鑑索照

重刊十三經註疏序

擬條陳東宮講學要務疏

擬穆宗莊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中秘讀書稿卷之上

翰林庶吉士黃洪憲著

擬辛未進士題名記

初次閣試第一

皇上御極之五年春三月進禮部所貢士四百人
某等親策于廷賜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故
事廷試畢命工部刻石太學屬輔臣紀之題名勒
文穹碑貞珉先後鱗次相繼照耀此皆仰承休命
潤色鴻猷以紀當代制科之盛鋪張國家延攬英
俊之心以耀後世而昭無窮矧今明良會遇四夷
賓從 聖天子廣制科取士雲蒸龍變千載一時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一

也敢不颺言以紀其盛夫士當未遇時蓬戶桑樞
槁項黃馘雖齊民編伍不蔽于此名弗章也既乃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出潛而離隱也鄉書其名達
之州州書其名達之省省書其名上之天子天子
登其名而進之曰進士夫名者實之章也羣望萃
而趨焉者也名于鄉一鄉之人觀望之矣名于國
一國之人觀望之矣名于朝廷朝廷天下之人觀
望之矣矧貞珉樹于一時瞻望垂于百世刻石之
義蓋有爲焉豈徒眩觀美而參褒談飾虛聲而垂
后禩哉嘗考載籍名臣或功垂社稷或績造乾坤

或靖難安邦。或撫衆威敵。或以文章華國。或以吏治流芳。殫皆圖形麒麟。繪畫凌煙。燁燁煜煜。談者侈焉。乃多士策名筮仕。未有社稷之勲也。離蔬釋屨。逐隊朝簪。未有安攘之烈也。木簡革鳥。隨薦紳文學。珮綬而趨。未有撫衆威敵。烹鮮理繩之績也。爰刻茲石。以示弗諉。此遵何名哉。蓋士莫重于始進。名莫侈于衆觀。行莫昭于後監。詎莫大于毀名。毀名辱身。中君羞以爲臣。中士羞以爲友。名在石也。猶傴僂升高。指其頂者。愈衆矣。可不畏哉。是勒銘紀勲錄舊績也。題名鏤石勉新功也。美刺具焉。

榮辱昭焉。故幽潛之士。覩斯石者。將曰。是力學稽古發績賢科者也。于是乎有慕心縉紳之士。覩斯石者。將曰。是科甲序升。寅恭並懋者也。于是乎有和心爾諸進士。而覩斯石也。將惕然思曰。吾善則流芳于後世。惡則遺穢于將來。是藥石之規。非夸詡之談也。于是乎有懼心。懼斯石。敬敬斯效。是故居廟堂。則端笏垂紳。奉天子之休處臺垣。則正論危言。補一人之衮。剖符郡邑。則宣慈惠和。樹甘棠之澤。授鉞邊疆。則折衝禦侮。著于城之勲。由是功名勒于景鐘。聲稱垂于竹帛。令百世而下。談

者曰此辛未得人之盛也此辛未科題名之士也
于茲石也。亶無負哉。昔有獻玉楚王者。王以爲誑。
三獻而別足。喟然嘆曰。美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
名之以誑。悲夫。爾多士。幸際明時。無別玉之悲。曳
組紆朱。登名天府。是國家以玉待士也。使士或玉
表石中。始然而終不然。是以石自待也。是自別也。
豈徒爲茲石之羞。抑亦有國者之憂。

是年五月。選庶吉士。余卽病瘡幾殆。註籍三月。
及至八月十二日。開館。尚未能出。故季秋月朔。
不與閣試。是日。試題責志論翰林讀書言懷。五

言古詩取毗陵吳子道爲首。至望日。余勉強出。
試諸南明陶念齋初擬第五。而高中玄首拔之。
後江陵師曾寓書先大夫曰。賢郎初就閣試。卽
冠羣英。僕之衣鉢有傳矣。隸也不德。遭讒以廢。
雖天知地知。內省無疚。然畢竟所以處世者未
盡其道耳。不然。天下豈皆妄人哉。

擬正士風疏

閣試第二

臣聞世道之污隆係于士風士風之邪正由于上作是以聖王觀時勢之變權化理之端以丕變人心釐正士習自慄銳喜功之士或以爲此迂遠不切而不知治道汗隆恒必由之今 皇上紹天闡繹布政頒常與大臣百執事若彛撫事起弊維風天下回心嚮道滌瑕穢而鏡至清矣然積習旣久而逝波莫回詔令雖勤而奉行未至無惑乎士風之敝溺焉而莫返也臣目擊流風心懷杞慮敢擬拾一二有裨于士風者敬爲 皇上陳之一曰去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四

四

三十一廿六王

浮靡夫今綜覈嚴矣而勤慎之風未著以浮靡未盡去也去之當自京師始今爲京朝官者率多玩公務而急私謁後職業而尚靡文或飛刺投報或馳驅祖送自朝及夕大半于車塵馬足之間職業不修恬不知怪而人情稍或失檢壹似重有負者至于途邁卒遇右揖則轉而左左揖則轉而右繁文厚飾此于國務何纖毫補而衆且皇皇不憚勞者謂非是則無以獲譽而弭謗也以故郡邑承風趨走伏謁而公移高閣視民瘼若越秦矣臣愚以國之政務無窮而人之精神有限使以投謁之勤

勤其職業何所不修以畏謗之心畏其職守何所
不立請勅諸司公務俱于本衙門謁見外凡刺謁
祖餞靡文之類一切禁止則精神自倍靡費可省
職業專而事功興矣或謂此非人情也而不知奉
公守正知益于國而已何遑恤哉二曰禁奔競今
之趨世者如趨市門貴屨則踊者爲屨貴踊則屨
者爲踊卑疵而前熾趨而言比周爲黨以求尊譽
或勢分相軋則夤緣爲間甚或駟贈之徒造爲關
說以駘愚蒙而躁進者爭相奔走雖戒諭屢申而
餘風未息以其由來有漸也請申勅銓部獎恬靖
之風勵高尚之節如脂膏澆忍擿其一二太甚者
昭示天下明知意嚮使位上寮者敦羔羊之節處
逃郡者效素絲之風則奔競之習不期自息矣三
曰明是非今天下之士瑣尾因循者多慷慨任事
者寡良由毀譽失實愛憎成風桀時夸毗者蒙顯
譽孤介獨立者被惡名以故趨向莫定人懷首鼠
于國家何賴焉請勅下銓司及撫按舉劾務從公
論勿徇毀譽誠心任事者勿以流言見沮因循矯
飾者勿以衆譽被徵則公道昭明人知自奮而吏
治不患其不脩矣四曰禁佞諛今之爲士者率貴

取容而賤正直高口辨而侮木訥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馳騫名之曰通寡言不羈名之曰才悃悃無華名之曰鈍天下大抵無慮皆事佞諛矣嘗觀朝廷之上小小得失輒敢上章謹譱至國之大事安危存亡所係則選蠕觀望默不發一語此何以謂焉請于今重敢言之士而利口者不容旌直節之臣而蠕望者必黜凡昔建言得罪諸臣今皆召還臺諫不使終棄則士氣作而諂諛之風息矣五曰禁黨同今之爲士者非無同道爲朋者也抑有和光同塵者當其同官而寀同閑而居也其甘

如醴其膠如漆寓儉利于怛夷藏機械于恢謔煦煦愉愉衆且目爲和通及其利害相傾慘于五兵聲名相激戕于百戟官位相取利于機弩或起事于此而嫁禍于彼或陽與于彼而陰助乎此非惟自相矛盾而國事且從隳矣請勅中外諸司勵寅恭之風黜淫朋之習視人猶我視國猶家毋徇私而悖公毋黨同以以伐異則平康正直而雷同之風息矣六曰禁清談昔孟子距邪說放淫詞清談成俗典午中衰此不可不慮也今天下之言道學者非無一二清脩之士然多有益跖其行而孔孟

其言者朔書院以聚徒著語錄以惑世使學士薄
舉業而不脩縉紳棄官守而不務觀望游談以希
終南之捷及其終也或敗節于貨賄或毀名于無
檢皆此輩也請勅中外諸司及學校憲臣學者務
以實行相礪而毋襲空言以費時仕者務以實政
相規而毋恣清談以荒政如有不言躬行者得以
不次薦擢則人爭自濯磨以崇實學道德一而風
俗同矣微臣慮直罔識忌諱姑述見聞其有益于
士風者條爲六事伏惟 聖裁

重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閣試第一

集
錄
同
序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八

余讀司馬氏通鑑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善敗昭矣興衰著矣資治之龜鑑具是矣然其事以年編年以事析或一事而未竟其說或起于數十年之前而散見于數十年之後觀者未易睹其始末蓋編年繫日體固然也及讀建安袁氏紀事本末則慨然有概于心焉夫治不生于治必有由始亂不生于亂必有由兆自厥初生民以來凡慶代功君亂家亡國遞興遞廢始未嘗不起于致治而終或陵夷衰微也周秦而下命代歷嬗非不世有興君而厥終罔顯旋踵召亂如姬輒瓦解于列侯嬴秦土崩于閭左卯金內訌于戚畹典午蒙塵于羯氏李唐釀禍于奄鎮上塲下黷亂是用滋然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履霜堅冰由來者漸使非迹其事而較其始末則理亂興衰之故何易睹其始終哉余觀袁氏一書大抵事歸其類人繫其事或舉事之成以後于其萌或提事之微以先于其著使人卽始而見終邇末而原始其情隱而顯其事悉而約凡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不必旁蒐臚探一開卷而昭然若縣寓矣豈不有功于司馬氏者哉譬

之夫大河者流而爲川滙而爲澤隱見出入罔知
津涯窮河源于崑崙而積石龍門之派一按圖而
知所歸矣通鑑則大河也紀事始末則自源而徂
委者也顧其書久軼不得與通鑑並傳惜哉語云
鏡以鑒形古以鑒今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余嘗
反覆本末究厥要歸世之治也未嘗不始于清心
而知人及其亂也未嘗不始于多欲而任姦以至
作善降祥積惡稔禍捷于影響故階闈蹙擾而四
海鼎沸閭閻澤號而九服蠡起一壬煬灶而玉燭
乖飶匹佞持台而金甌覆缺觀其所以興及其所
以亡固當世得失之林也爲人君者不可以無此
書前有讒而弗見後有佞而弗知爲人臣者不可
以無此書善莫知其所始惡莫知其所終豈獨幹
才諷說之士資談海而助治聞已哉今皇覽殿書
金縑玉帙所以折衷前軌而資起政治者非不棟
充旃厦苟得是書而考焉亦鑒古之門戶也其資
于治也非小補矣嚴陵舊本寢軼茲用重鐫以廣
其傳特序諸首簡云

歷代名臣奏議序

閣試第一

文皇帝御極之十有四年命學士楊士奇等編輯歷代名臣奏議載自君德訖于夷狄卷凡三百五十標目六十有六自周訖元上下數千載蓋臣懿弼謀夫策士其忠言嘉謀載在往牒者靡不摭拾具錄書成 帝覽諭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大哉皇言其真洞燭化原而慮周萬世者乎臣嘗捧讀展玩有惕于衷敢稽首颺言以揄揚我 聖祖求言之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十

盛心裕後無疆之意臣聞之聖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諱盡言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粵稽上古妣繇謨虞莘岩繩商皆對揚休命都俞一堂遐哉尚矣自丹書敬勝昉諸尚父叔世都咈風微而堂廡日峻于是始有奏議書疏封事劄子之類述稽載籍往往而在或納約于幾微或彌縫于事始或造膝而啓沃或犯顏而繩糾皆能匡王國以樹膚功而垂祈常銘竹帛者斌斌可睹蓋千古得失之林也書曰與治同道者興與亂同事者亡由周而後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者無

異故云始于君德之不修成于治道之不振由是妃后外戚姦臣佞幸宦官方鎮盜賊夷狄抵巇潛發亂是用階維時明哲之士石畫之臣察微防漸批龍鱗而劓虎牙者豈非爲宗社計深遠哉而忠言逆耳則見以爲迂遠而不切于事情語云涓涓不壅終爲江河臣不備論第論其大者如更生計沮新室纂徙戎議格江左亡敬輿奏寢乘輿播劉蕡策罷甘露變胡銓諫拂宋室遷言之所關者大矣方其始也易于反掌輕于鴻毛及其既也重于泰山危于壘卵臣嘗尚友前哲反覆世變可爲痛

哭流涕長太息也我 文皇帝聰明神武遠邁千古當時翊運風雲而依光日月者多能協恭獻替以襄治平都俞吁咈之氣象蓋誠跨踰虞商而韜軼昌姬者矣然猶鑒古章軌以示子孫今考其書如君德聖學之所以修爲宮闈宗戚之所以清肅治道經國之所以紀綱禮樂刑政之所以修明學校兵農之所以振飭灾祥之所以省弭夷狄之所以控制備哉燦爛其真制治之規摹而百王之著鑑乎昔宋蘇軾進宣公奏議而曰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蓋卽 聖祖諭臣意也然軾

之所進特贊一人奏議云耳詎若是書之該博閎
鉅彰明較著者哉 今天子延佇忠實寤寐嘉猷
一時講幄諸臣援據古今從容納說靡不斂容聽
受百年曠典于今見之然臣謂廣廈所談止于經
史或參以時事而亦未備誠令儒臣摘取是書合
六曹職掌今時要務上自宮闈朝政下及邊疆閭
閻凡一切利弊分條附見勒成一書以備睿覽由
是鑒古知今慎終于始天下事有大可隱憂者衣
袂旣濟勿使滋蔓而難圖此聖學之要務亦 成
祖纂輯垂裕後昆之深意也謹拜手稽首序諸末

簡以俟後之君子

御製思企顏會十六字箴

頒賜輔臣

謝表

伏以

皇猷丕顯一誠闡聖學之真

睿製寵頒萬世啓心傳之秘義同殷鑒文囿虞箴

絲綸捧自于

九重琬琰驚傳于一札榮逾晉錫喜溢豫鳴

恭惟

中秘讀書稿

卷之

十三

皇帝陛下

神明天啓

英武夙成

乾象龍飛麗文明于九五

賁文豹變繼道統之十三有若無實若虛

望道儼羹墻之見目所視手所指

存誠切戶牖之銘夫既能自得師猶欲以人爲

鑑謂宣聖集大成之統而顏曾得正學之宗

曰魯曰愚學能消夫百僞一卓一唯道咸得

于克誠惟

聖心能閑邪以存誠乃

帝訓實因文而見道義精辭簡紹虞庭十六字之傳旨遠言文發孔學數千年之蘊

燕貽永垂于秘史

鴻恩特錫于輔臣玉質金相煥映日星之麗鸞翔鳳翥昭回雲漢之光寶重百朋珍藏什襲義永存乎著鑑功切比于韋弦臣等自愧庸愚叨蒙

寵渥兢兢日省若履薄而臨深拳拳服膺未瞻前而忽後敢不佩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六

聖謨而請事斯語懷往哲則期尊所聞禮樂爲邦誓竭才而襄

帝業忠恕自守務誠意以格

君心雖無善無勞素愧一籌之莫展而必弘必毅行期百僞之日消伏願

緝熙敬止

精一執中

明德新民典學懋期于至善

克己復禮歸仁遍洽于遐方

希賢希聖而希天道隆堯舜

同文同倫而同軌治邁虞唐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十五

郊廟祀典議

閣試第二

臣惟聖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也如其情不揜義則雖率之以義而不爲過苟或禮可義起則必曲盡其情而弗爲嫌何則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郊廟之典所從來久矣有虞氏之祀也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之祀也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吾觀周禮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祀文王以配上帝蓋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三

十六

事之則配以祖禴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禴此萬世不易之常道布在方策者斌斌可睹記矣我太祖開國築壇爲南北郊分祀天地后乃合祀而并于歲首行之列聖相承皆以太祖配天至肅皇帝正南郊之專祀上皇天之泰號建玄極以祭于內構玄宮以祭于外成一代之緝典修前古之曠儀備哉燦爛真神明之郊也郊祀之制無議矣又創明堂大享而欲配以睿宗當時廷議難之故明堂之享至今猶闕此廟祀之制有可議者矧先帝升祔在邇義當奉祧典法

不當謂子孫何今之議者論世次之常則在 宣

廟論正統之義則及 睿宗 臣謂孝子之至莫大

尊親 肅皇踐阼 睿宗祔廟大孝也 先帝因

而不祧成德也孝子之于親少可獲已未有不致

其情者雖後難必其無祧而苟加一日之尊不猶

愈于速毀乎乃若 仁宗而後祧次 宣廟禮之

常也但恐正統之義一出則人持兩可之見或首

鼠而莫決如昔議大禮分庭聚訟况 宣廟近祖

又在五世之內者心能若是忍乎 臣愚以為 宣

廟位次當遷而猶可以未遷何也古有愛其人思

中秘讀書稿

卷之五

七

其樹者矣况宗廟乎 睿廟大統未正而猶未可

遽毀何也今為公侯者固有貽封三代如其子官

者矣况天子乎無已則效成周世室之制耳成周

七廟外有文世室以祀文王有武世室以祀武王

而百世不祧凡穆當祧者則祔文世室凡昭當祧

者則祔武世室故當其始文武在四親廟中而未

祧則為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穆之

外而不祧則為九廟國家 二祖 七宗已九其

廟 肅皇帝嘗特建世廟以奉 睿宗至嘉靖二

十四年始祔 睿宗于太廟 臣等伏思 睿宗至

文純德燕啓無疆固宜崇祀萬年以昭罔極則祀以世廟正以見百世不遷意也夫禮順人情孝貴善述必彼此無憾斯神明可通祧宣宗以藏主則時裕遂不得與如奉睿宗于世廟則祀享不失常尊臣請奉睿宗于世廟如成周世室不列于七廟昭穆之內著爲令甲則先帝升祔可以無祧近祖上之成世宗之大孝而觀光揚烈之責爲無忝仰之定睿廟之尊親而續緒成德之事爲有光遠之慰宣廟之神靈而春秋正統之義爲不失近之承先帝之善術而繼祖繼禰之

義爲無憾恩義兼盡倫制兩全揆之天理而安質之人心而順昉之周典而不悖臣以爲今日之議無出于此若夫祧遷之說自有公論姑以俟后焉謹議

飛龍在天頌

有序

閣試第二

臣聞自古帝王紹天闡繹受命宅師必有剛健中正之德應昌時而登大寶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其迹暎瑤鈴闕象竹帛者斌斌可睹記矣易于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聖人乘時而御位也我明自二祖開基列聖嗣統至莊皇帝欽天履道郅誠徹乎昊穹上帝卹胤錫美拓迹開統用篤生我皇上岐嶷狗齊剛健中正盖自潛邸時中外臣民罔不仰前星而鼓舞懷嗣德以興歌矣爰是獻文承歷景屬宸居撫二百年

中秘讀書稿

卷七上

十九

太平之運乾剛獨斷垂意乎至寧重尊親之典嚴舉錯之權簡汰朋仇芟其太甚稟乎百官一諭若揭日月而行也惟茲臣庶靡不惴恐震懼思滌瑕穢而鏡至清且思政明臺訪道宣室召大臣面議可否寵榮眷顧軼前古而超輓近雖商甲之倚阿衡周成之信師保方茲茂矣夫逢吉丁辰景命也上諡尊號大孝也疇咨論道至明也錫類推恩廣仁也郊丘饗祀肅祗神人之禮備卹族展親悖睦平章之化洽勅將防邊糾華綏戎之略著蠲賦省刑懷保惠鮮之澤洽盖用跨躡昌媯軼炎漢

宣 二祖之重光揚 列聖之緝熙英聲茂實曷
奕乎千載皇皇哉真 上聖之至德三五之綦隆
也夫成歌基命宣詠清風皆以頌盛美揚景鏘郁
乎盛矣乃若黃龍紀元漢廷歆豔聖德龍池之頌
流參唐書彼其德謝淳精時歎洪邕猶朝堂動色
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矧 今天子握符
凝鼎出震繼離履 聖人之位 剛健中正配天
光宅備 聖人之德重熙累洽夏靖夷賔得 聖
人之時繇斯以談誠應九五之文明際昌期而利
見者乎昔人有言主上明聖而德不著聞有司之

罪也臣翊際風雲欣逢景運敢掇 飛龍之頌用
揚利見之休頌曰 皇明丕赫恢廓帝絃三靈叶
卜十葉休明 上帝垂芒 聖主龍興蛟嶷天啓
睿喆性成蚤建元良茂宣義聞銅龍齒胃虛心清
問 天表日姿金聲玉潤龍騰少海 帝出青震
出震乘乾握符御天首出庶物奄有幅員雷厲風
行雨施雲先如龍斯驥對應八埏 皇帝之位尊
無二上天與人歸南向焉讓曆數在躬宜君宜王
如龍乘雲萬方震蕩 皇帝之德剛健不息詩咏
緝熙疇贊皇極配天同行四方丕式猶懼亢龍朝

乾夕惕。豈無令王。幼穉狗齊。豈無冲嗣。獻聖難躋。
亮陰思慕。霜露履淒。禮文孔秩。成憲攸稽。乃崇
徽號孝備。兩宮乃勅。官常訓迪。群工饗。帝饗
親登假。皇穹平臺。召對心膂。公忠登三。咸五
龍德位中。鳳闕頒恩。雞竿肆宥。蠶蜎風驅。魚鱗景
就。內治疇咨。外攘恐後。申勅邊臣。堅陞設堞。六符
旣正。泰階昇平。旃裘獻賚。炎海寢鉦。四方皇皇。奠
枕于京。皇帝之時。垂拱迓衡。迓衡伊何。明光勤
施。皇道處炳。帝載惟熙。中外禔安。神人保釐。景福
盼蠻。天帝運期。小臣雲從。獻頌稽首。惟皇聖德。

純一悠久。如天斯高。如地斯厚。於赫萬年。惟皇
聖壽。

平嶺賊露布

閣試第二

臣聞春生秋殺天道昭舒慘之公內治外威王者重安攘之政况守成之世在詰戎兵而亂國之刑宜用重典

皇上素涵離照獨斷乾剛振一時翫惕之風除累世因循之習化行四鄙丕揚干羽之休威震九邊遠落旄裘之膽是以照臨有及悉皆候月以歸琛凡其覆載所容靡不占風而納賚蠢茲嶺粵叢爾跳梁賊首某等嘯聚兇徒肆行亂畧蜂蠆縱橫于廣惠鯨鯢出沒于潮陽剽掠閭閻寇攘州縣川原蕭索嗟春燕之歸巢田土膏腴罄豺狼之望屋峯危束馬路絕懸軍昔年征勦而未平歷載馮陵之益甚殲官劫庫毒流縉紳僭號偽封罪盈奏牘既犯必誅之令敢懷猶鬪之心自謂僻壤幽荒聲教有所不及憑深阻險靈誅可以倖逃豈知玉弩垂芒九嬰殄于涵水瑤階舞戚三苗叙于洞庭是以

帝怒張文武之赫斯

皇恩普乾坤之浩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念萬姓

之瘡痍首蠲征賦憤三州之荼毒特

命徂征臣等奉天討以同仇統王師而進勦勝

烝狹雷師之怒先聲震風伯之威犀甲熊旗

誓登壇之將士碧幢紅旆飛跨海之樓船一

劒揚威千金懸賞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

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是以師徒用命士

卒忘軀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山川積雨

盡消瘴海之塵提督南贛某官患切震鄰兵

防嚴檄于諸路心懷共濟竄途預絕乎諸巢

巡撫廣東都御史調兵八閩倚劒扶桑之窟

中秘讀書稿

卷之五

三

宣威百粵揚慘銅柱之崖巡按御史某抵承

廟算期申撻伐之威執筆牙旗用紀武成之績

總兵等官或發縱指示折衝尊俎之間或批

亢擣虛摧堅矢石之下營開星月陣麗風雲

勢示建瓴投蝟毛于燎火機行對壘折螳臂

于抗輪初縛藍酋而先聲遠振隨殲種惡而

陰祲潛消鼠竄狼奔近巢遠巢望風而皆潰

禽獮草薶南哨海哨一鼓而成擒沸殘息于

層峰更切守陴之哭積圓顛于重阜已成京

觀之形士已樂乎投戈農咸安于負耒首丘

懷戀喜見漢官威儀。單食歡迎。再覩成周士女。然后班師象郡。振旅羊城。箭去飛書。坐見台階之寧謐。檄來挿羽。行看被禊之翦除。朝野懽騰。華夷震疊。此蓋

天威遠播

宸算遐敷。平二十年不道之辜。救百萬姓倒懸之命。殊方旣乂。七德咸宣。仰

玄極之配

天惟歌

帝力拚黃輿而闢地。豈曰臣功。臣無任欣忭之至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三

三

二百三

謹具露布以

聞

本朝立國規模綱目何如

閣試第三

善理天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而後維持培植至于久遠而不廢雖其後承弊更化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莫可易惟其所建立者遠也蓋天下之勢猶一身安危者肥瘠也規模紀綱者脉也善理身者不視其身之肥瘠而惟視其脉之安否善理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而惟視其規模紀綱之理亂是以聖王立經陳紀布政頒常懸之象魏達之海寓創之一時垂之萬世如臂動而指隨如絲牽而繩聯不下階序而天下安于覆孟植遺腹朝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三十五

委裘而四方不亂者凡以規模先定綱維張而不弛也苟規模不立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遇風船必覆矣嘗觀三代而後漢祖規摹弘遠然說者謂病于弱而不知耗漢家之元氣者非約法之過綜覈之過也唐之治雜于夷宋則以忠孝廉耻立國而其衰也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始未嘗不建立久遠而未或陵夷衰微也雖其守法者之未善而其始之所建貽者亦不無遺議矣國家太祖徵華剷夷闢乾坤于再造成祖靖難定鼎揭日月于重明列聖相承創守

一道或斷雕剝方而經綸草昧或承弊易變而潤色太平凡嚮代規摹前王典故靡不因革損益允執厥中皇皇哉真有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韜軼炎劉而卑眡唐宋者矣嘗讀宋濂序大明日曆總以六言蔽之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猷稟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軍政有統其言約而盡矣又嘗莊誦皇明政要而知規摹宏遠綱舉目張有不可得而觀縷者如正儲官以端大本建諸王以樹藩屏封功臣以盟帶礪分京省以廣輿圖正郊之祀革嶽瀆之封而典禮以明禁

同姓之婚均父母之服而綱常以正申五常之條立臥碑之文而教化以明律令有條軍政有紀政刑肅矣農桑有觀屯監有法財賦充矣兵柄分于五府言責寄于六科而威權一言路通矣至于椒房之戚不與政也母后不得臨朝稱制也寺人惟給掃除而不與事權也六卿分職而不設丞相府也此皆鑒前代之失立不易之規大綱槩舉衆目畢張鴻規駮烈鳥奕乎千載是以治熙玉燭祚鞏金甌內無召釁啓禍之虞外無闕關號澤之變國家之治猶泰山而四維之也雖中葉構釁妍回內

曩如宸濠之變振瑾之亂土木之難皆不旋踵而卒反之正則以規模素定綱維張而不弛也夫女后外戚姦臣宦官強宗藩鎮歷代之所召亂而啓奸者率在于彼我朝之所以立法而防微者乃在于此可不謂戰戰兢兢善始善終哉嗟夫古之治天下者祖宗創業未嘗不思爲子孫萬世不拔之基而及其久也治替承平人懷玩愒舉祖宗之成法而弁髦之是以國是寢佚太阿倒持姦雄犯其弱網強宗衝其漏網階闖魃擾則四海鼎沸閭閻澤號則九服蠡起壞削國亡爲天下笑此豈立法之弊則然哉不善用法者之弊也 今天子

獻文承歷正位度宗廟堂拱堯舜之君密勿重臬夔之佐由夏寧謐荒憬清夷孰不曰謹守成法可以致治矣然成規具存而奉行未至雖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可測之憂譬之負疾者骯髒疳羸形植黎累而其脉安焉猶可救藥或攻其上慝食其下盤姍于膏肓之間而表固榮也則越人回車華陀卻走矣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非有斜封墨勅握章御憲之患而由中之漸或不可長非有四夷交侵土崩瓦解之禍而武備積衰若有隱憂非

有社鼠城狐金張許史之患而桑土之徹防在未
然非有強宗跋扈醜髀弗制之虞而展親之惠或
不下究董子曰琴瑟不調更張乃鼓爲政不和更
化乃善况 祖宗之法本無不善躬行謂何耳車
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責馬而責車奚益法之不
行也人不力也不責人而責法奚治易之泰曰包
荒用憑河言保泰之道非寬嚴相濟惡能愉快而
勝任乎誠惟本之以包荒之量濟之以馮河之勇
毋因循以廢法毋紛更以生變則不愆不忘善繼
善述而萬億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臣事君以忠

癸酉五月初一授職閣試第一

人君之尊猶天也。事君者事之以純天之心而一毫之已私無與焉。蓋天無私也。日鑒左右皆天也。事天者精白純一無二爾。心而後可以昭事乎上帝。君無私也。威顏咫尺皆天也。事君者亦精白純一克盡其心而後可以昭事乎一人是心也。所謂純天之心也。蘊于幾微之中而實超乎形迹之外。不以隱顯異情。不以險夷易節。不特于有我不拘乎在人有所利而爲之者私也。有所爲而爲之者亦私也。卽無所利無所爲而稍有一毫之意氣者亦私也。惟其心之未純乎天也是故心苟自盡則承順者忠。抗節者忠極。而至于冒天下之所大不韙者亦忠也。無私故也。心苟不盡則或失之隨。或失之激。雖竭力趨事奉公守法且不得謂之忠。况可論于繩墨之外乎。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忠者中心之謂也。純乎天而一毫之已私不與者也。嘗觀之易矣。乾下坤上則交而爲泰。坤下乾上則不交而爲否。交者言乎天地之心也。故天道下濟一陽行乎地中。而坤厚載物承天時行。雖潛伏蟄藏之地而勾萌嘔育莫非天也。是地道純天之心。故無

成而代有終也。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君之任臣。非徒寵之以體貌也。非徒任之以名位也。凡吾心之所欲爲者。皆賴之以代其終。而爲之臣者。儋爵析圭。紆朱曳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出則奔走庶職。豈徒取具緣飾。備充位而已哉。以身委之。固以心許之。股肱君之股肱也。耳目君之耳目也。心腹膺腸。君之心腹膺腸也。進退黜陟。惟君是聽。衮鉞榮辱。惟君是司。而吾之可以對於已。以答于君者。惟此心而已矣。顧持祿之念專。則敬事之忱貳。肥家之計切。則奉公之志疎。徇名之意重。則濟國之心

薄雖其事有清濁而均之。不得爲忠也。忠也者。無所爲而爲者也。是故盡事非忠。盡心爲忠。盡心以求塞職者。非忠。盡心以成君事者。爲忠。孔子曰。爲臣不易。非臣難也。盡其心而無所爲者。爲難也。夫人臣際運。休明情諧。遇合依日月之光。以展采錯事。上無猜忌之主。中無城社之奸。下無反側之情。君以心使。而吾惟以心事之。其職易稱。而其心亦易盡也。其或當多事之時。處危疑之際。上而君德係之以成敗。中而羣小係之以觀望。下而人情係之以安危。當斯時也。直已陳志。則多掣肘之虞。依

回隨時則有苟合之嫌。所可恃以自靖者，惟此心而已。故有吾以爲是，而人以爲非者；有吾以爲非，而人以爲是者。有致命之爲忠，而亦有以全身保國爲忠者；有犯顏之爲忠，而亦有以潛消默奪爲忠者；有抗節排佞之爲忠，而亦有沉晦需徐以濟其國事爲忠者。是忠也不可以迹拘，不可以定泥。吾以成君德而已，而君之信我與否弗計也。吾以安社稷利國家而已，而人之知我與否弗計也。是故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不以利而回，不以害而疚，面折廷爭，忠矣。而或出于沽名，以翹君過者，吾不爲之。忼慨任事，忠矣。而或出于意氣之所激者，吾勿爲之。先成後違，使國有其害，而吾獲其名，孰與夫先違後成，使國無其害，而我無其名也。明爭顯擊，可以自白，而或以害成，孰與深沉養晦，身冒不韙，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也。是心也。人不及知而已。所獨知者，或一時不知，而萬世必有知之者。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考千古，而俟後世。此之謂忠。此之謂純天之心，無所爲而爲者也。且夫忠之爲名，自後世言之，則謂之忠耳。而人臣之自靖，則非有心于忠也。文明柔順，文王無心于爲

忠而萬世稱其忠。公孫碩膚亦烏几几之詠。至今誦之。然而周公當時之所知者。惟曰薦成烈。荅其師而已。惟曰迪前光。施于冲子而已。非惟不自知其忠。而亦不自以爲忠也。惟不自知。故無所爲而爲。惟無所爲而爲。故能成天下之大忠。而萬世稱臣道者。必歸之也。嗟夫。欲爲臣。盡臣道。惟師周公而已。然不有成王在上。周公何以成其忠哉。地道卑而上行。以天道之下濟。而光明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所貴乎君臣者。各欲自盡而已。

望雨

七言律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上

三

平野流金滲。氣侵九重憂。早肅齊心曉。天上礎占雲濕。夜月登臺望。畢沈納誨爲霖資。傅雨側身露禱效。湯林蒼穹幾慰三農望。擊壤應歌帝力深。

孔子高子順子魚論

館課

余讀孔子世家言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
跡其世系良然及觀孔子卒老于行退而修春秋
子思不用中庸作禪數世而穿謙與鮒足稱達者
然或去或就皆不終仕國著書以自見又未嘗不
嘆聖人之道落落難合也嗚呼孔子不用而世春
秋矣子思不用而世戰國矣子高子順子魚之徒
不得揚余波于秦楚魏趙宋之間而坑儒焚書未
幾而暴秦矣此實古今之大變天地之大機非直
一家事也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耶抑世變澆終

中秘讀書稿

卷之十

十一

漓不可復三代耶將道大莫容蒙故業者亦方枘
而圓鑿耶然吾聞之聖人不能違時能不失時故
獵較試魯東周期費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子高生
戰國初楚魏趙三聘弗就其功業不少概見所著
論言十有二篇豈誠懷獨行君子之德而不苟合
當世哉時不可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子高以吾
之不可學聖人之可蓋善學孔子者也乃子順則
嘗仕魏矣當其相安厘也抑嬖寵進賢才奪無任
之祿大梁河東西間廩廩鄉治庶幾哉有墮都誅
卯之風矣觀其料秦數語如燭照籌計不爽毫髮

哲人知幾子順有焉使魏終用之必能徹桑土之防弭棟焚之禍而大梁可無灌也梁不滅則六國未亡而暴秦抗焚之禍未必若是慘也柰何以讒見疎九月致政而燕雀處堂之喻卒使托之空言惜哉子魚在始皇時初仕爲文通君及焚書議起遂壁籍歸嵩著書孔叢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夫戰國雄競詐力相尚豪舉遊俠之士節慕原嘗辨推儀秦凡吹竽彈鋏揣摩捭闔以干世王者肩相摩也三子獨能恪守先業明進退之義仕不失身貞不違俗蓋誠有足多者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言美萃于所鍾也故元菱不結瓜菽根不產麻物誠有之况聖人之後乎或謂孔子作春秋外秦楚罪大夫私交則子順不赴莊襄之召似也子魚仕始皇子高客平原母乃非春秋意歟是不然當莊襄時六王未伏秦方鷺于戰聞視詩書禮樂奚啻弁髦至始皇混一字縣天下替替易與爲仁儻能逆取順守使先王禮樂不盡澌滅此人事之或然者也此鮒不去于未焚書之先也觀其答尹曾曰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有以也夫子高長裾褒袖往見平原豈不以翩翩公子

猶能結趙拒秦與夫朝燕暮秦西向稱帝者有逕
庭焉且平原君非能客子高也觀其不就強飲道
之以正可知矣孔子故嘗欲往佛盼之召此又何
訾焉之三子者吾不能優劣其間要皆克肖孔庭
足稱達者彼阿莽成篡下車伏謁則三子之罪人
也吾因言聖人之後而及云

先王養育人才以濟天下之用論

館課

嘗謂人才之繫于天下也重矣然濟天下之用者才也而償天下之事者亦才也是故有才者貴自養而用才者當有以養其才養其才者卽養其所用而天下之事有不足辨者矣何則人君庵有輿圖撫臨兆庶以宰制萬物而役使羣動豈不欲自用以治天下哉顧都分野別勢則曠矣遺大投艱任則重矣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于協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資其理

中秘讀書稿

卷下

四

也。荆論官才所以重其選也。然才不自用得養而全養不自致由君而就世之豪傑無文而興者能幾何哉是故先王慎所養也。今天下之事類非委瑣齷齪者之所能辯也。糾紛盤錯非才不紆。艱難杌隉非才不定。宿蠹隱弊非才不剔。禍變劫勦非才不平。才者所以經國家安社稷庇生民也。苟或養之不預徒取炫才鼓智者嘗試而漫爲之。及一旦僨事而謂天下無真才嗚呼其真無才耶抑有才而不得其養耶。鴻範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夫有能有爲才也而王者之教猶

必使之以羞行使之羞者得其養而已矣今夫麗水之金藏于鑛朴巧冶鑄之則愈煉而愈堅太山之木其直中繩輅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故金就礪則利木受繩則直才得養則純古之賢王知天下不可無才而又思有才者不可以無養也是故庠塾儻膠以養其序騶貍蘋藻以養其節明堂辟廱以養其趨德行道藝以養其習詩書禮樂以養其心餼廩錫福以養其資而又慮夫有才者之易入于偏也必使知自養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者悉舉而歸之于中俶儻違犖或失則亢養之以和澹雅沉鬱或失則柔養之以毅盾樸謹愿或失則僂養之以敬廉隅俏厲或失則褊養之以寬慷慨扼拏或失則放養之以靜離蹤跂訾或失則峻養之以中順比悅澤或失則史養之以慤優而游之厭而飮之使其馴擾漸習于禮樂中和之域而其剛不吐其柔不茹以成其爲全才然後論定而后官之任官而後爵之運籌則見信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用在廟堂則宣力之臣出焉而陰陽以燮用在臺掖則敢言之臣出焉而抑鬱以宣用在郡

國則循良之臣出焉而德澤以洽用在邊陲則死
封疆之臣出焉而干城以固凡諸解焚批難決蠹
弭禍靡發不當靡施不效由是明良會而庶事康
羣策舉而萬國理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愚智提衡
而立可不謂極治與然則先王之所以能使天下
順治者非古之多才也惟其養之者豫也故曰千
尋之木非一歲之樹也千尺之紉非一日之績也
末世不然王教弛于上士行衰于下豐宮學舍鞠
爲蔬園而菁莪棫樸之化漸滅殆盡以故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關茸者進純良者退偏狃者志

敗于紛更委靡者事墮于瑣尾甚則遽蔭戚施厚
祿饗用而改節敗檢釀成亂階禍蒼生而償國事
恒必由之治不古若有以也夫嗟乎天下未嘗有
無才之世而嘗患無養才之君故未養而求用者
見彈而求炙也養之匪人而釀亂者是樹棘而成
刺也謂才足償事置之而不養者是懲羹而吹整
也養之時義大矣哉雖然育才而養士者王人之
所以礪世也砥節而厲行者貞士之所以持身也
明芻苴不以無人而不芳梗楠不以易地而不長
豪傑不以無養而不興蓋惟古之士知自養而後

先王之所以養之者足以濟用而不匱也先儒論
周秦士而謂其貴其賤皆由自取知所以自貴則
知養矣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下

七

反鑑索照

夫性何爲者也。具衆理而應萬事，寂而能感，虛而能應者也。君子之論性，正以其能感能應在物者爲性也。非有一物獨立于有物之表，而謂之性也。所謂定性，正以其感者常寂，應者常虛，物物而不著于物者爲定也。非有一物獨立于無物之地，然後謂之定也。且定之爲義，自動而靜，故以定名焉。使徒靜之靜，而非動之靜，何以謂之定哉。經曰：定而後能靜，未聞以靜而求靜也。定而靜者，內外合一者也。執靜以求定者，是岐內外而二之也。嗟夫！

中秘讀書稿

卷之十

八

天下之言性者亦多矣。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焉。內韞者不可膠而捉，將外捷焉。遂于外者，擾擾膠膠，固失其真性之體，使必欲絕外誘以求定。如破屋禦寇，此滅彼生，性何時而定哉。夫所謂定者，固主之于靜，而實得之于動者也。程子反鑑索照之喻，蓋爲禪定者發也。今夫鑑者，蓋善應而不窮，物來則照，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也。夫性亦猶是也。方其無感，則廓然而大公；及其有感，則順應而無迹。無內無外，無動無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一鑑之虛，而能照

也其動也嘗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一鑑之照而不有也常寂常感動靜皆有事焉若以性爲有靜時則事物未來性藏何所以性爲有動時則事物既至性從何生蓋動靜者感應之迹而無動無靜者真性之本體也故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雖時行物生而無聲無臭者自若也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雖泛應曲當而無思無爲者自若也是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常人欲動情勝非患于自私則病于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方且尊知

而火馳方且爲物絃方且爲緒使方且與物徂而未始有恒此非物累心也心累于物也今夫耳目口體皆形也物也而耳之所以聰目之所以明口體之所以能言而動卽性也知聰明言動卽是性則耳目口體之外無所謂性也苟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必欲絕外誘以爲定是目無色然後謂能養明而不知天下未有不視之目也耳無聲然後謂能養聰而不知天下未有不聽之耳也口無言而體無動然後謂能養真而不知天下未有不言之口不動之體也譬之懸鑑空庭上下

四方隨處畢入未有漠然獨立而一無所照者若
反鑑索照則未有能照者也雖然反鑑無照然而
照無照者誰乎絕物無心然而心無心者誰乎蓋
天下之物有有者有未始有有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無者吾欲絕其有矣焉知欲絕者之非有乎
吾求照于無矣豈知求無者之未能無其無乎吾
欲無觀則已覩無觀矣吾欲無聞則已聞無聞矣
吾欲無言無動則已言無言動無動矣如是而求
靜也得乎語云賊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睫今知

外物者一心惡外物者一心而求照無物者又一
心也以心求心是謂內障緣障以求定反鑑而索
照有是理哉蓋鑑本明也而塵垢之則昏洗垢則
明未聞息照以爲明也性本定也而欲勝之則動
無欲則靜未聞絕物以爲靜也何也循理之謂靜
從欲之謂動欲非必聲色外誘有一毫意見之私
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從欲焉雖
心齊坐忘亦動也常人以靜爲靜故其動也不能
無擾苟動不能無擾則其靜時所定又惡得爲真
定哉且夫性具于心所謂定性者謂心定乎謂物

定乎不知物未嘗動動者吾心耳今夫寐者神交
至無物也而天地四方詡然入夢是物耶心耶知
夢物之非物則知心之所以有物者不在物而在
心矣故善養生者不能使心不交于物能不引于
物不能使物不交于心能不有于心如鑑之在物
研啜在彼而我無與焉則內外兩忘動靜合一斯
之謂真定矣嘗觀菩提明鏡之說而知釋氏之定
與吾儒之定實有毫釐而千里者蓋儒者以體物
爲性故其無情在于情順之中而屈伸往來皆有
常而不可惡釋氏以離物爲性故其無生獨在有
生之外而聚散生滅皆以爲幻而無所依惟其順
萬物而無情故參天地成萬化卽其無生而無乎
不生惟其離有生而無生故廢人倫棄禮樂卽其
無物而終于絕物此毫釐千里之辨也吾故曰程
子反鑑索照之論蓋爲禪定者發也

嘗聞太上忘言其次不得已而有言言非聖人意也勢也忘言之世倥侗顛蒙遐哉邈矣三五以降樸皇雕唐踰繩越契而經籍始生降周訖孔刪述始備于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以暨魯論鄒書孝經爾雅合爲十三經固以宗匠陶鈞垂範來哲甚盛懿也迨籍滅秦龍文衰漢馬諸子誕章垂離炫奇吊詭爭持其說以啓惑當世然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于六藝而經義奧微則未有能開其肩鏹者漢儒精通其旨

中秘讀書稿

卷之十

三

校讐同異分爲註疏學者便之而後之議者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此何以稱焉嗟夫霧縠害織支言病道識者蓋傷之而不知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書契之後不得不而經籍經籍之後不得不而註疏使非註疏先行于世則肩鏹未啓而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卽使宋儒生于經殘籍滅之後其所窺識未必能過註疏也局曲之士動右宋而左漢此與以耳食何異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肆出諸儒一時校讐未必無據烏可盡訾哉故通忘言之意則經亦龐贅

也何論註疏必不得已而有言則註疏之作固所以翼經而覺天下之聾瞽也何也聖人之經昭如日月而學者則隨所見以入道上智卽心爲經天庭之日月也中智由經識心簾箔之日月也下智旣昧于心又疑于經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是豐蔀之日月也啓牖蔽蔽非註疏不可苟牖戶未啓而欲遽窺其大明吾未見其能明也昔孟氏謂博學詳說將以反約註疏之爲說也甚詳而凡陰陽象數人倫事物之變草木魚虫之織古今禮樂名物損益沿革之詳靡不糅分縷析苞舉錯列雖作者

意旨或未盡窺見而參伍考訂博雅君子繡而稽焉其于反觀也斯易易矣彼謂漢儒窮經而經絕特爲泥經者發耳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君子不爲泥經者廢乎傳然則註疏之重缺也可不謂有功焉雖然缺于外者經之糟粕也缺于心者經之本原也心則不楮墨而文不文字而見不解註分疏而明秦火雖烈不可以焚漢儒雖窮不可以鑿也不圖不書而九疇八卦自形也不詩不禮而溫柔敦厚之妙自著品節防範之等自嚴也不春秋而華衮斧鉞之賞罰自當也此

吾心之經也。苟得諸心，則經爲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于心，則吾爲經役。老死而汨汨于傳註，是註疏反爲累焉。而重鍤云乎哉！故師心而棄經傳者，是管窺而蠡測也。信註疏而迷經者，是擿埴而索塗也。泥經而迷心者，是買櫝而還珠也。余固序諸簡端，爲成學治古文者要採焉。

擬條陳東宮講學要務疏

館課

臣某題爲東宮講學以隆儲教事臣聞賈誼曰天下之命係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后世論儲教者靡不述此然徒有其文而無其實如朱子所謂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無惑于君德不成而治之不古若也 皇上卽位改元卽下詔立 皇太子開閣講學固天下之大本也顧元良繫萬國之貞蒙養實聖功之本臣愚無所知識惟仰思 祖訓俯據

末議可以禪東宮講學之萬一者謹條陳六事幸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下

五

陛下採擇焉一曰求端良之士以善其則 太祖謂詹同日朕今立東宮官惟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皆選擇參用輔導得賢人各盡職今選擇宮僚凡坊局諭贊之臣必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徇虛名以滋躁兢使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由是朝夕與游出入與俱折柳有規剪桐有戒凡一言一動無不道之以歸于正則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薰陶而善而元良之德成矣所謂求端良之士以善其則者此也二曰慎德義之閑以一其行 太祖諭梁

賢等曰範金礪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
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
自無非僻之干今惟仰遵祖訓使朝廷宮闈合爲
一體凡東宮起居動息皆得與聞而裁制之如服
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褻以開奢侈之漸保
姆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庶
淫巧靡麗不接于耳目而至德要道日閑于心志
矣所謂慎德義之閑以一其行者此也三曰觀古
今之迹以大其識 太祖諭楊訓文等曰朕教太
子必使講求聖賢之道兼習文武之事涉歷艱難
廣其智識通達古今能謀能斷庶幾任天下之重
今東宮講讀自六經四書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
儒臣修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困乏民業
艱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他一切利弊國蠹分
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勒成一書專備詢覽
陛下時時考論觀其進否而稍抗法于左右必令
曉暢而后已則能明治亂之原通古今之故而天
下之治可掌運而成矣所謂觀古今之迹以大其
識者此也四曰經世務之故以廣其見 太祖諭
侍臣曰朕諸子不出宮掖雖頗習詩書終不如視

見民間疾苦故使之少御徒旅縱觀郡邑咨詢民
隱拜謁 祖宗園陵問其故舊與朕用兵艱難之
由今亦體此意而行之使之時見臣寮以動其威
儀瞻肅之容或隨謁陵寢以起其尊祖敬宗之念
或臨閱武備以壯其克詰張皇之圖或間行郊陌
以觀夫流離餓莩之狀則生雖逸樂而念切艱難
身處深宮而慮周四表所謂經世務之故以廣其
見者此也五曰慎身教之則以導其趨 太祖諭
皇太子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臣
切謂敬身之道必自君始夫有師以導之教訓有

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然而太子之所
爲觀法者惟君身耳故有祗德之禹而後有典則
之貽有日新之湯而後有風愆之傲 陛下盛德
天縱固足以垂裕后昆矣然東宮開講之後一言
一動皆足垂法尤不可不慎焉者故欲導之勤則
吾早朝而宴寢欲導之正則吾遠色而去淫欲導
之學則吾日昃而聽講欲導之虛則吾納諫而信
言恐其淫于逸也不作無益之觀恐其溺于奢也
不爲時詘之費恐其贖于貨也不採珠玉不殖私
藏如是則一言一動皆足垂法而轉移化導之要

實在此矣。所謂慎身教之，則以導其趨者，此也。六曰戒比昵之習，以防其漸。祖訓宦官止供守門傳命，酒掃使令之役，不使干預政事。正統而後始掌司禮監，擅作威福。天子深居大內，不得與羣臣相接議政。中官勢熾，大阿倒持，此無他，由潛邸之日暱比固寵之漸也。今宜令東宮日出文華朝夕，與保傅同起居。及入卧內，必選內侍之賢者，寧伺而毋愛其儼，寧緩而毋愛其捷，寧樵無能而不必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使費御僕從罔非端士，則心不奪于外，誘志益進于光明，異日者總攬乾剛，無復倒持之禍矣。所謂戒比昵之習，以防其漸者，此也是數者皆祖宗之成規，東宮之要務。及今昉而行之，勿目爲彌文，而因循故事，勿視爲緩圖，而虛糜歲時，則大子正而大本定，萬世有道之長端在是矣。

擬 穆宗莊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館課

臣等恭遇

山陵事畢仰惟

皇上哀感益深謹奉

表上慰者伏以

軒遊雲表萬方殷思慕之情

虞廟星纏百世仰頤成之慶良辰叶吉縉禮告成

慰

一人罔極之思垂萬代無疆之祀欽惟

穆宗莊皇帝

中秘讀書稿

卷之下

五

寬仁得衆

恭儉守文茨梁利普于蒸黎于羽化通于夷狄

覲光揚烈紹二百年熙洽之休

布德緩刑養億萬載和平之福率土方涵于

聖化賔天遽愴于

神遊

龍御曷追烏號罔極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仁孝性成

岐嶷天啓

入于翼室稱

元子以宅宗

出自應門會

諸侯而作誥奉

徽稱于宗祀昭綉典于

明時制昉因山情懷陟岵撫

軒皇之劍舄祔賁橋山奉

虞帝之衣裳思藏

寢廟駕雕輿而降格祓

玉座以妥安禮備九虞祧承十世

中秘讀書稿

卷之十

三

山陵與

皇圖而鞏固

宗廟偕

上帝以時歆雖見堯于墻永篤終身之慕然續禹

之服所期大器之安伏願

少寬宅恤之懷益重承基之託

思紹庭之陟降不愆不忘

念作室之艱難肯堂肯構繼

祖繼

宗而繼禰

蒸嘗茂衍于萬年事死事亡如事存
禮樂絢垂于百世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祈懇之至謹奉
表

上慰以

聞

禮讀書

卷之十

十一

